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十七回 吃花酒初遇假同知 諷官場怒嘲真令尹

且說前集中章秋谷住在上海吉升棧內，無意中結識了王雲生。那王雲生把秋谷□分巴結，百倍恭維。秋谷覺得雲生這人並不□分討厭，且又極會湊趣奉承，便漸漸地與他莫逆起來。但秋谷那夜間隙偷窺，看見王雲生的姨太太雖然年近三旬，卻是生得嬌媚非常，風頭甚好。王雲生住的房間，又與秋谷的房間只隔一重板壁，偏偏這位王姨太太行為放誕，舉止風流，每常趁著王雲生出去，秋谷在棧的時候，他偏要走到房門口來，合那帶來的娘姨說長道短，賣弄風情；又常常到秋谷房間門口偷窺秋谷。這章秋谷是個脂粉叢中的老手，未免也要領領他的盛情，雖然言語未通，卻已兩心相印。正是：

閒語休提，書歸正傳。只說那一天王雲生在公陽里林桂芬家擺酒，專請秋谷、春樹二人。恰好春樹正在秋谷棧中，兩人不等他催請，便回到公陽里來，尋著了林桂芬的牌子，問了房間。相幫說在樓上，二人緩步登樓，王雲生早迎出房門，笑容滿面的招呼二人進去。秋谷當先，春樹在後，進得房來，舉眼一看，先有三四個面生客人坐在房內，秋谷一一招呼。那四位客人，一個姓宋，號叫伯容，自己說也在浙江候補，與王雲生卻是同寅。一個姓朱，號惠甫，是上海城內有名的富戶。那兩個是胞兄弟，一個叫施理仲，一個叫施務仲，也是安徽人氏，現在上海開著厚德錢莊，恰都是語言無味、目不識丁的人。秋谷覺得他們的談吐甚是濁氣，眼中便有些看不起他，隨便坐下。林桂芬出來應酬了一遍，秋谷看他的相貌甚是平常，心中不解王雲生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信人。

正在心內轉念，忽見後房走出一個□七八歲的絕色大姐來，瓜子臉兒，長挑身材，穿一件湖色熟羅夾襖，玄色縐紗褲子，一雙不到五寸的金蓮，穿著寶藍緞子白絨錢挑繡的鞋子，長眉掩鬢，笑靨承顴。流光欲活，眼含秋水之波；弱燕驚風，腰似漢宮之柳。秋谷見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便打著蘇州白贊道：「阿唷，電氣燈來哉！」

那大姐聽見有人贊他，方才抬起頭來，恰恰與秋谷打了一個照面。見秋谷衫裳儻儻，舉止安詳，目光眉采，奕奕照人，眼光也定了一定，微微的笑了一聲。秋谷早立起身來，攜著那大姐的手，問他叫什麼名字？那大姐回頭一笑，答道：「倪是撫撥名字格。」王雲生在旁，代他說道：「他叫做阿媛，來得不多幾時，上節是在中尚仁金寓的。秋翁，你看相貌如何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在上海看見了無數的娘姨、大姐，卻從沒有遇見這樣一個人，直是天上神仙，人間珠玉。」

阿媛聽秋谷將他極口稱揚，心內雖是□分歡喜，卻被眾人視線所逼，面上覺得不好意思起來。想要灑脫秋谷的手跑了開去，怎奈秋谷緊緊攏住他的纖腕，細細的打量他，那裡灑他得脫？阿媛面上更加紅暈起來，只得低低向秋谷說道：「勿要實梗囑，阿要難為情。」眾人聽了，轟然都亂叫起好來。秋谷一笑，放了阿媛的手，阿媛早一溜煙仍舊跑到後房去了。王雲生還恐秋谷動氣，向秋谷說道：「這孩子到底年輕，不懂頑笑，等我去叫他出來。」秋谷連忙止住，大笑道：「你做的地方我來割了你的靴腰，你不吃醋也就罷了，倒反幫起我的腔來，只怕你這個賢惠覺得過分了些。」說得眾人哈哈大笑，雲生也笑道：「我是好心照應，你倒取笑起來。」

說話之間，那阿媛又在後房跑將出來，也不言語，坐在牀邊一張凳上，眉眼之間，總覺得與秋谷有些關會，若離若合，脈脈含情。秋谷也默坐不語，暗中領略。王雲生同那一班朋友都是粗人，那裡看得出來？只有貢春樹在旁看著含笑點頭。直至又有客人，方才打斷。

秋谷立起身來看時，只見門簾處，早走進一個客人，年約三□餘歲，衣裳甚是時新，深目高鼻，尖嘴寡腮，走進來似招呼非招呼的向秋谷點一點頭，也不作揖，大模大樣的便向炕上坐下。秋谷見他這傲慢的樣兒，心中□分有氣，不去理他。王雲生過來張羅道：「這位邵大令是吳淞釣船委員，台甫是允甫二字。」秋谷不應，只從鼻子管裡哼了一聲。雲生又向那邵允甫通了秋谷的姓名。略坐了一會，擺好檯面，起過手巾，大家入席。

雲生本來要讓秋谷首座，只因邵允甫是個本省的候補官員，又與他認識不久，便虛讓了他一聲。那知他竟不推辭，居然得意揚揚的坐了首席，只向秋谷微笑，道聲：「有僭。」秋谷見他進來的時候目中無人，已是可厭，又見他占了首席，那有好氣答他？秋谷便勉勉強強的坐在邵允甫肩下，貢春樹坐了第三，其餘眾客以次坐定。林桂芬斟了一巡酒，唱了一支京調，一支昆腔。

秋谷叫的陳文仙卻第一個先到，便坐在秋谷身後，低問他為甚兩日不來，可是身體有些不快。秋谷道：「我因前兩日應酬多了，把正事攔了下來，這兩日在棧中料理事情，沒有工夫出去。」文仙點頭，便拉著胡琴唱了一支小調，對秋谷道：「前日仔倪勒浪一品香出堂差，撥格斷命客人灌仔幾杯酒，格兩日喉嚨唱勿出哉。」

秋谷皺眉道：「你既然喉嚨不好，何必一定要唱呢？」兩人憑肩私語，情致纏綿。

不多一刻，春樹叫的金小寶也來了，穿一身湖色緞子繡花的衣褲，越顯得宜嗔宜喜，如花如玉。剛剛坐下，便問秋谷道：「二少，耐阿曉得張書玉要替倪翻腔？」

秋谷詫異道：「我又沒有同你到書玉院中去過，怎麼曉得你們的事情？春樹為什麼口多不開，沒有同我提起？」回頭便向春樹道：「何如，我早曉得你們這件事情，遲早總有一個亂子。」春樹覺得有些慚愧，俯首無言。金小寶又告訴秋谷道：「格個張書玉，實頭勿要面皮，幾轉叫娘姨到倪搭來，要請貢大少過去。倪回報仔俚勿勒浪，俚就一直闖到仔格房間裡來，剛剛撥俚撞著，撥倪翻轉面孔來說仔一泡，難末格個張書玉恨傷仔倪，說倪搶仔俚格客人哉，要來替倪講理性。二少，耐想想看，阿有格號道理？真是上海灘浪少有出見格事體。」

秋谷正要回答，王雲生做了主人，要搗一通關，便把秋谷話頭打斷。秋谷打起精神，搗了五拳，秋谷輸了兩杯，便一氣飲乾。王雲生完了通關，邵允甫鼓起興來便要擺莊。雲生道：「不必一定擺莊，也搗了通關罷！」允甫依言。原來那邵允甫酒量極大，叫娘姨拿了幾只大玻璃杯出來，那杯子一杯大約可盛□二兩酒。邵允甫先從秋谷搗起，秋谷無奈，推辭不得，只得也同他搗了五拳，恰是秋谷輸的，邵允甫便送過一大杯酒來，陳文仙伸手過來想要拿去代吃，早被邵允甫一手按住酒杯，道：「不准代酒，代者要罰□大杯。」文仙便縮住了手。秋谷賭氣取過酒杯，一口氣灌了下去。那知秋谷吃得太急，又是熱酒，登時嗆得咳嗽起來，吃了幾口茶，方才慢慢平復。秋谷本來甚是鄙薄這位邵大老爺，又聽他開口撫憲，閉口藩台，更是心中厭惡，忍不住向邵允甫笑道：「老公祖是個官場，兄弟恰有一個官場笑話。你們貴省湖南從前有一位撫台，是翰林出身，侍郎外放，性情蘊藉，極愛詼諧。有一次這撫台出省閱兵，閱到常德府屬，恰好這常德府知府和撫台是同年同學，又是同鄉，一向頑皮慣的。撫台閱過了兵，這位府尊就請他署中安息。撫台因同他是多年舊友，□分隆重，欣然答應，便到府署中來。吃過午飯，撫台換了便衣，同常德府到大堂閒走。忽見那大堂旁邊豎著兩塊石碑，約有一丈多高，下面駝碑的烏龜雕得甚是工細，高大異常。撫台看了一會，忽向常德府笑道：『這個烏龜雕得工細非常，大約老兄一府之中，要推這烏龜第一的了。』常德府也笑道：『回大帥的話，這外烏龜豈但是常德府第一，就是湖南合省也沒有這樣的大烏龜。依卑府看來，竟是湖南第一。』說罷，彼此相視大笑。我看你老公祖氣象巍巍，今天一定要把你推為第一，況且你公祖善於謀幹，將來平地飛升，怕不是個撫台麼？」那邵允甫本是個胸無點墨的人，那裡聽得出秋谷是罵他的說話，還當秋谷真是恭維著他，心中大樂，只喜得他手舞足蹈，眉開眼笑，向秋谷拱手謙讓道：「承贊承贊，兄弟現在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知縣，那裡一時就會升到撫台？也只好碰碰運氣罷了。」

春樹聽了秋谷取笑他的說話，已是忍笑不住，又聽邵允甫懵懵懂懂說了一番得意之言，再也熬忍不住，恰好正喝了一口酒在嘴裡，只聽「噗嗤」一聲，把口中的酒一齊吐了出來，不及回頭，噴了金小寶一頭一臉，淋淋漓漓的，連衣裳也帶濕了好些。春樹越發覺得好笑，竟哈哈大笑起來。邵允甫同王雲生等不知春樹笑的什麼，大家眼睜睜的看他。金小寶皺著眉頭，取一方洋巾揩乾頭面，秋谷已叫人絞了一把手巾過來，親手遞與小寶，小寶接了，含笑說聲「對勿住」。秋谷笑道：「好呀！你同我鬧起這個來了。」

」小寶一笑，用手巾把身上酒痕揩淨，看春樹時，還在那裡狂笑不已。小寶推了春樹一把，瞅他一眼道：「啥格好笑介，撥耐格一笑，笑脫仔倪一件衣裳，倪要問耐賠格。」春樹方才住了笑，道：「件把衣裳什麼了不得了的事，我就立刻賠你一件何如？」便立時叫了相幫上來，要寫張條子叫他到石路生大衣莊去拿，卻被小寶一把攔住道：「耐格種人直頭少有出見格，倪搭耐說說笑話，耐就當起真來哉。勿要說倪格件衣裳，就是隨便啥格物事末，倪也嚙撥格號道理呢。耐一定要賠倪格衣裳，是有心勒索浪扳倪格差頭哉！阿要忒嫌難為情仔點。」春樹笑道：「原是你叫我賠的，我又不是你肚子裡蛔蟲，怎曉得你的意思呢？」小寶聽了，輕輕舉起手來，在春樹背上打了一下。春樹道：「你替我捶背，索性多捶兩下，這樣的棉花拳頭捶得不痛不癢的，卻是難受得狠。」小寶被他說得也笑起來。

坐了一會，金小寶因有轉局，便先走了。秋谷又與陳文仙附耳說了幾句，文仙約他當夜到他院中，秋谷應允，文仙便也走了。不多時，菜已上齊，上過乾稀飯，客人各散。秋谷也要告辭，被王雲生一把拉住，再三苦留。秋谷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今天要到兆貴里去，所以不能耽擱。」王雲生道：「我曉得你要去應酬相好，但時候尚早，在此略坐何妨？」秋谷仍是不肯。阿媛在旁聽了，瞪了秋谷一個白眼，口中說道：「王老勿要拉俚，俚耐是要到陳文仙搭去格，倪格號小地方阿肯賞光，洛裡好委屈俚介。」說著又把秋谷衣袖一推，道：「耐豪燥點去囉，別人家等耐勿來，要性急格呢。」秋谷哈哈一笑，回過身來坐在炕上，把阿媛拉著坐在身旁，問他道：「我就是到兆貴里去與你什麼相干，要你這樣著急？你既然把我留在此間，我今天就在院中借個乾鋪，你可肯陪我麼？」阿媛聽秋谷說得刻薄，登時滿面生紅，想要立起身來走進後房，又被秋谷拉住，只得說道：「耐到兆貴里去本來勿關倪事，倪好心叫耐豪燥點去，耐倒勿見倪格情，耐格人阿有良心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不要動氣，就算我的不是何如？」阿媛道：「勿是耐錯，到是倪錯？」雲生忽向秋谷道：「秋翁既然賞識阿媛，我把林桂芬薦與秋翁可好？」秋谷大喜，深喜雲生為人隨和，全無醋意，當夜秋谷就在林桂芬家擺了一個雙台，直鬧至四更方散。從此與王雲生交誼又深了一層。有分教：

靈犀一點，暗傳青鳥之書；彩鳳雙飛，不隔蓬山之路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但聽下回交代。